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西梁絕

起著雍執徐盡二

太祖文皇帝上之中

元嘉五年春正月

魏京兆王黎卒

荊州刺史

彭城王義康性聰察在州職事修治左光祿大夫范
泰謂司徒王弘曰天下事重權要難居卿兄弟盛滿
當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第宜徵還入朝共參朝
政弘納其言時大旱疾疫弘上表引咎遜位帝不許
秦商州刺史領澆河太守姚濬叛降河西秦王熾
磐以尚書焦嵩代濬帥騎三千討之二月嵩為吐谷

渾元緒所執 魏改元神麤 魏平北將軍尉眷攻夏主於上邽夏主退屯平涼奚斤進軍安定與丘堆娥清軍合斤馬多疫死士卒乏糧乃深壘自固遣丘堆督租於民間士卒暴掠不設儆備夏主襲之堆兵敗以數百騎還城夏主乘勝日來城下鈔掠不得芻牧諸將患之監軍侍御史安頡曰受詔滅賊今更爲賊所困退守窮城若不爲賊殺當坐法誅進退皆無生理而諸王公晏然曾不爲計乎斤曰今軍士無馬以步擊騎必無勝理當須京師救騎至合擊之頡曰今猛寇遊逸於外吾兵疲食盡不一決戰則死在旦夕救騎何可待乎等於就死死戰不亦可乎斤又以馬少爲辭頡曰今斂諸將所乘馬可得二百匹頡請募收死之士出擊之就不能破敵亦可以折其銳且赫連昌狷而無謀好勇而輕每自出挑戰衆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可擒也斤猶難之頡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待之既而夏主來攻城頡出應之夏主自出陳前搏戰軍士識其貌爭赴之會天大風揚塵晝昏夏主敗走頡追之夏主馬蹶而墜遂擒之頡同之子也夏大將軍領司徒平原王定收其餘衆數萬奔還平涼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勝光三月辛巳赫連昌至

通鑑卷二百二十一
平城魏主館之於西宮門內器用皆給乘輿之副又以妹始平公主妻之假常忠將軍賜爵會稽公以安頡爲建節將軍賜爵西平公尉眷爲寧北將軍進爵漁陽公魏主常使赫連昌侍從左右與之單騎共逐鹿深入山澗昌素有勇名諸將咸以爲不可魏主曰天命有在亦何所懼親遇如初奚斤自以爲元帥而昌爲偏裨所擒深耻之乃捨輜重齎三日糧追夏主於平涼娥清欲循水而往斤不從自北道邀其走路至馬髦嶺夏軍將遁會魏小將有罪亡歸於夏告以魏軍食少無水夏主乃分兵邀斤前後夾擊之魏兵

大潰斤及娥清劉拔皆爲夏所擒士卒死者六七千人丘堆守輜重在安定聞斤敗棄輜重奔長安與高涼王禮偕奔蒲坂夏人復取長安魏主大怒命安頡斬丘堆代將其衆鎮蒲坂以拒之夏四月夏主遣使請和於魏魏主以詔諭之使降壬子魏主西巡戊午畋于河西大赦五月秦文昭王熾磐卒太子暮末即位大赦改元永弘平陸令河南成粲復勸王弘遜位弘從之累表陳請帝不得已六月庚戌以弘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甲寅魏主如長川葬秦文昭王于武平陵廟號太祖秦王暮末以右丞

相元基爲侍中相國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以鎮軍大將軍河州牧謙屯爲驃騎大將軍徵安北將軍涼州刺史段暉爲輔國大將軍御史大夫叔父右禁將軍千年爲鎮北將軍涼州牧鎮湟河以征北將軍木奕干爲尚書令車騎大將軍以征南將軍吉毗爲尚書僕射衛大將軍河西王蒙遜因秦喪伐秦西平西平太守麴承謂之曰殿下若先取樂都則西平必爲殿下之有西平苟望風請服亦明主之所疾也蒙遜乃釋西平攻樂都相國元基帥騎三千救樂都甫入城而河西兵至攻其外城克之絕其水道城中饑

渴死者大半東羌乞提從元基救樂都陰與河西通謀下繩引內其兵登城者百餘人鼓譟燒門元基帥左右奮擊河西兵乃退初文昭王疾病謂暮末曰吾死之後汝能保境則善矣沮渠成都爲蒙遜所親重汝宜歸之至是暮末遣使詣蒙遜許歸成都以求和蒙遜引兵還遣使入秦弔祭暮末厚資送成都遣將軍王伐送之蒙遜猶疑之使恢武將軍沮渠奇珍伏兵於捫天嶺執伐并其騎士三百人以歸旣而遣尚書郎王杼送伐還秦并遺暮末馬千匹及錦罽銀繒秋七月暮末遣記室郎中馬艾如河西報聘魏主

還宮八月復如廣寧觀溫泉柔然紇升蓋可汗遣其子將萬餘騎寇魏邊魏主自廣寧還追之不及九月還宮 冬十月甲辰魏主北巡壬子畋于牛川 秦涼州牧乞伏千年嗜酒殘虐不恤政事秦王暮末遣使讓之千年懼奔河西暮末以叔父光祿大夫沃陵爲涼州牧鎮湟河 徐州刺史王仲德遣步騎二千伐魏濟陽陳留 魏主還宮 魏定州丁零鮮于臺陽等二千餘家叛入西山州郡不能討閏月魏主遣鎮南將軍叔孫建討之 十一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魏主如西河校獵十二月甲申還宮 河西王蒙

遜伐秦至磐夷秦相國元基等將騎萬五千拒之蒙遜還攻西平征虜將軍出連輔政等將騎二千救之 祕書監謝靈運自以名輩才能應參時政上唯接以文義每侍宴談賞而已王曇首王華殷景仁名位素出靈運下並見任遇靈運意甚不平多稱疾不朝直或出郭遊行且二百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大臣意諷令自解靈運乃上表陳疾上賜假令還會稽而靈運遊飲自若爲法司所糾坐免官 是歲師子王利利摩訶及天竺迦毗黎王月愛皆遣使奉表入貢表辭皆如浮屠之言 魏鎮遠

將軍平舒侯燕鳳卒

六年春正月王弘上表乞解州錄以授彭城王義康
帝優詔不許癸丑以義康爲侍中都督揚南徐兗三
州諸軍事司徒錄尚書事領南徐州刺史弘與義康
二府並置佐領兵共輔朝政弘既多疾且欲委遠大
權每事推讓義康由是義康專總內外之務又以撫
軍將軍江夏王義恭爲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荆
州刺史以侍中劉湛爲南蠻校尉行府州事帝與義
恭書誡之曰天下艱難國家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
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
汝性褊急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存從物回改
此最弊事宜念裁抑衛青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
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已舉
事深宜鑒此若事異今日嗣子幼蒙司徒當周公之
事汝不可不盡祇順之理爾時天下安危決汝二人
耳汝一月自用錢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
楚府舍畧所諳究計當不須改作日求新異凡訊獄
多決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爲難至訊日虛懷博盡慎
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已不可專
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

假人昵近爵賜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爲少恩如聞
外論不以爲非也以貴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
厭此易達事耳聲樂嬉遊不宜令過蒲酒漁獵一切
勿爲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興長又宜
數引見佐史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
人情人情不盡復何由知衆事也 夏酒泉公雋自

平涼奔魏

丁零鮮于臺陽等請降於魏魏主赦之

秦出連輔政等未至西平河西王蒙遜拔西平執
太守麴承 二月秦王暮末立妃梁氏爲王后子萬
載爲太子 三月丁巳立皇子劭爲太子戊午大赦

辛酉以左衛將軍殷景仁爲中領軍帝以章太后
早亡奉太后所生蘇氏甚謹蘇氏卒帝往臨哭欲追
加封爵使群臣議之景仁以爲古典無之乃止 初
秦尚書隴西辛進從文昭王遊陵霄觀彈飛鳥誤中
秦王暮末之母傷其面及暮末即位問母面傷之由
母以狀告暮末怒殺進并其五族二十七人 夏四
月癸亥以尚書左僕射王敬弘爲尚書令臨川王義
慶爲左僕射吏部尚書濟陽江夷爲右僕射 初魏
太祖命尚書郎鄧淵撰國記十餘卷未成而止世祖
更命崔浩與中書侍郎鄧穎等續成之爲國書三十

卷穎淵之子也 魏主將擊柔然治兵於南郊先祭
天然後部勒行陳內外群臣皆不欲行保太后固止
之獨崔浩勸之尚書令劉絜等共推太史令張淵徐
辯使言於魏主曰今茲巳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
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於上群臣
因共贊之曰淵等少時嘗諫符堅南伐堅不從而敗
所言無不中不可違也魏主意不快詔浩與淵辯論
難於前浩詰淵辯曰陽爲德陰爲刑故日食修德月
食修刑夫王者用刑小則肆諸市朝大則陳諸原野
今出兵以討有罪乃所以修刑也臣竊觀天文比年
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
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願陛下勿疑淵辯復曰
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
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勞士馬
以伐之浩曰淵辯言天道猶是其職至於人事形勢
尤非其所知此乃漢世常談施之於今殊不合事宜
何則蠕蠕本國家北邊之臣中間叛去今誅其元惡
收其良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世人皆謂淵辯通解
數術明決成敗臣請試問之屬者統萬未亡之前有
無敗徵若其不知是無術也知而不言是不忠也時

赫連昌在坐淵等自以未嘗有言慙不能對魏主大
悅既罷公卿或尤浩曰今南寇方伺國隙而捨之北
伐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彊寇將何以待之浩
曰不然今不先破蠕蠕則無以待南寇南人聞國家
克統萬以來內懷恐懼故揚聲動衆以衛淮北比吾
破蠕蠕往還之間南寇必不動也且彼步我騎彼能
北來我亦南往在彼甚困於我未勞况南北殊俗水
陸異宜設使國家與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何以言
之以劉裕之雄傑吞併關中留其愛子輔以良將精
兵數萬猶不能守全軍覆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况

義隆今日君臣非裕時之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彊彼
若果來譬如以駒犢鬪虎狼也何懼之有蠕蠕恃其
絕遠謂國家力不能制自寬日久故夏則散衆放畜
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鈔今掩其不備必望塵
駭散牡馬護牝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
數日必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也暨勞永逸時不可
失患在上無此意今上意已決柰何止之寇謙之謂
浩曰蠕蠕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
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先是帝因魏使者
還告魏主曰汝趣歸我河南地不然將盡我將士之

力魏主方議伐柔然聞之大笑謂公卿曰龜鼈小豎
自救不暇夫何能爲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乃是
坐待寇至腹背受敵非良策也吾行決矣庚寅魏主
發平城使北平王長孫嵩廣陵公樓伏連居守魏主
自東道向黑山使平陽王長孫翰自西道向大娥山
同會柔然之庭 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王敬弘
固讓尚書令表求還東癸巳更以敬弘爲侍中特進
左光祿大夫聽其東歸 丁未魏主至漠南捨輜重
帥輕騎兼馬襲擊柔然至栗水柔然紇升蓋可汗先
不設備民畜滿野驚怖散走莫相收攝紇升蓋燒廬
舍絕迹西走莫知所之其弟匹黎先主東部聞有魏
寇帥衆欲就其兄遇長孫翰邀擊大破之殺其大人
數百 夏主欲復取統萬引兵東至侯尼城不敢進
而還 河西王蒙遜伐秦秦王暮末留相國元基守
枹罕遷保定連南安太守翟承伯等據罕开谷以應
河西暮末擊破之進至治城西安太守莫者幼眷據
汧川以叛暮末討之爲幼眷所敗還于定連蒙遜至
枹罕遣世子興國進攻定連六月暮末逆擊興國於
治城擒之追擊蒙遜至譚郊吐谷渾王慕瓚遣其弟
沒利延將騎五千會蒙遜伐秦暮末遣輔國大將軍

段暉等邀擊大破之。柔然紇升蓋可汗既走部落，四散竄伏山谷，雜畜布野，無人收視。魏主循粟水西行，至菟園水，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俘斬甚衆。車諸部乘魏兵勢，鈔掠柔然，種類前後降魏者三十餘萬，落獲戎馬百餘萬匹，畜產車廬彌漫山澤，亡慮數百萬。魏主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將慮深入有伏，兵勸魏主留止，寇謙之以崔浩之言告魏主，魏主不從。秋七月，引兵東還，至燕山，以所獲班賜將士，有差，既而得降人言，可汗先被病，聞魏兵至，不知所爲，乃焚穹廬，以車自載，將數百人入南山。

山民畜窘聚，方大十里，無人統領，相去百八十里，追兵不至，乃徐西遁。唯此得免，後聞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魏主深悔之，紇升蓋可汗憤悒而卒。子吳提立，號敕連可汗。武都孝昭王楊玄疾病，欲以國授其弟難當。難當固辭，請立玄子保宗，而輔之。玄許之。玄卒，保宗立。難當妻姚氏勸難當自立，難當乃廢保宗，自稱都督雍涼秦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河西王蒙遜遣使送穀三十萬斛，以贖世子。與國于秦，秦王暮末不許。蒙遜乃立與國毋弟菩提爲世子。暮末

通鑑卷三十三
以興國爲散騎常侍以其妹平昌公主妻之 八月
魏主至漠南聞高車東部屯已斤陂人畜甚衆去魏
軍千餘里遣左僕射安原等將萬騎擊之高車諸部
迎降者數十萬落獲馬牛羊百餘萬冬十月魏主還
平城徙柔然高車降附之民於漠南東至濡源西暨
五原陰山三千里中使之耕牧而收其貢賦命長孫
翰劉絜安原及侍中代人古弼同鎮撫之自是魏之
民間馬牛羊及氈皮爲之價賤魏主加崔浩侍中特
進撫軍大將軍以賞其謀畫之功浩善占天文常置
銅鈿於酢器中夜有所見即以鈿畫紙作字以記其

異魏主每如浩家問以災異或倉猝不及束帶奉進
蔬食不暇精美魏主必爲之舉筋或立嘗而還魏主
嘗引浩出入卧內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淵博事朕祖
考著忠三世故朕引卿以自近卿宜盡忠規諫勿有
所隱朕雖或時忿恚不從卿言然終久深思卿言也
嘗指浩以示新降高車渠帥曰汝曹視此人虺織懦
弱不能彎弓持矛然其胸中所懷乃過於兵甲朕雖
有征伐之志而不能自決前後有功皆此人所教也
又敕尚書曰凡軍國大計汝曹所不能決者皆當咨
浩然後施行 秦王暮末之弟軻殊羅烝於文昭王

左夫人禿髮氏暮末知而禁之軻殊羅懼與叔父什
寅謀殺暮末奉沮渠興國以奔河西使禿髮氏盜門
鑰鑰誤門者以告暮末暮末悉收其黨殺之而赦軻
殊羅執什寅鞭之什寅曰我負汝死不負汝鞭暮末
怒剗其腹投尸于河 夏主少凶暴無賴不爲世祖
所知是月畋于陰槃登苛藍山望統萬城泣曰先帝
若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之事乎 十一月己丑
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鉤星晝見至晡方沒河北地闇
魏主西巡至柞山 十二月河西王蒙遜吐谷渾
王慕瓚皆遣使入貢 是歲魏內都大官中山文懿

公李先青冀二州刺史安同皆卒先年九十五 秦
地震野草皆自反

七年春正月癸巳以吐谷渾王慕瓚爲征西將軍沙
州刺史隴西公 庚子魏主還宮壬寅大赦癸卯復
如廣甯臨溫泉 二月丁卯魏平陽威王長孫翰卒
戊辰魏主還宮 帝自踐位以來有恢復河南之
志三月戊子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彥之統安
北將軍王仲德兖州刺史竺靈秀舟師入河又使驍
騎將軍段宏將精騎八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劉德
武將兵一萬繼進後將軍長沙王義欣將兵三萬監

征討諸軍事義欣道憐之子也先遣殿中將軍田奇使於魏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爲彼所侵今當修復舊境不關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此豈可得必若進軍今當權斂戍相避須冬寒地淨河冰堅合自更取之甲午以前南廣平太守尹冲爲司州刺史長沙王義欣出鎮彭城爲衆軍聲援以遊擊將軍胡藩戍廣陵行府州事 壬寅魏封赫連昌爲秦王 魏有新徙敕勒千餘家苦於將吏侵漁出怨言期以草生牛馬肥亡歸漠北尚書令劉絜左僕射安原奏請及河冰未解徙之河西向

春冰解使不得北遁魏主曰此曹習俗放散日久譬如園中之鹿急則奔突緩之自定吾區處自有道不煩徙也絜等固請不已乃聽分徙三萬餘落於河西西至白鹽池敕勒皆驚駭曰圈我於河西欲殺我也謀西奔涼州劉絜屯五原河北安原屯悅拔城以備之癸卯敕勒數千騎叛北走絜追討之走者無食相枕而死 魏南邊諸將表稱宋人大嚴將入寇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因請悉誅河北流民在境上者以絕其鄉導魏主使公卿議之皆以爲當然崔浩曰不可南方下濕入夏

之後水潦方降草木蒙密地氣鬱蒸易生疾癘不可
行師且彼旣嚴備則城守必固留屯又攻則糧運不
繼分軍四掠則衆力單寡無以應敵以今擊之未見
其利彼若果能北來宜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
食徐往擊之此萬全之計也朝廷群臣及西北守將
從陛下征伐西平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牛
馬成群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皆
營私計爲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諸將復表南
寇已至所部兵少乞簡幽州以南勁兵助已戍守及
就漳水造船嚴備以拒之公卿皆以爲宜如所請并

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爲將帥使招誘南人浩
曰非長策也楚之等皆彼所畏忌今聞國家悉發幽
州以南精兵大造舟艦隨以輕騎謂國家欲存立司
馬氏誅除劉宗必舉國震駭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
并心竭力以死爭之則我南邊諸將無以禦之今公
卿欲以威力却敵乃所以速之也張虛聲而召實害
此之謂矣故楚之之徒往則彼來止則彼息其勢然
也且楚之等皆纖利小才止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
能成大功徒使國家兵連禍結而已昔魯軌說姚興
以取荊州至則敗散爲蠻人掠賣爲奴終於禍及姚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五
泓此已然之效也魏主未以為然浩乃復陳天時以
為南方舉兵必不利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一也庚午
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食晝晦宿值斗牛三也熒惑
伏於翼軫主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
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
萬全今劉義隆新造之國人事未洽災變屢見天時
不協舟行水涸地利不盡三者無一可而義隆行之
必敗無疑魏主不能違眾言乃詔冀定湘三州造船
三千艘簡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以備之 秦乞伏
什寅母弟前將軍白養鎮衛將軍去列以什寅之死

有怨言秦王暮末皆殺之

夏四月甲子魏主如雲

中 敕勒萬餘落復叛走魏主使尚書封鐵追討滅
之 六月己卯以氏王楊難當為冠軍將軍秦州刺
史武都王 魏主使平南大將軍丹陽王大毗屯河
上以司馬楚之為安南大將軍荊州刺史封琅邪王
屯潁川以備宋 吐谷渾王慕璜將其眾萬八千襲
秦定連秦輔國大將軍段暉等擊走之 到彥之自
淮入泗泗水滲日行纔十里自四月至秋七月始至
須昌乃沂河西上魏主以河南四鎮兵少命諸軍悉
收眾北渡戊子魏礪礪戍兵棄城去戊戌滑臺戍兵

通鑑卷二百五十一
亦去庚子魏主以大鴻臚陽平公杜超爲都督冀定
湘三州諸軍事太宰進爵陽平王鎮鄴爲諸軍節度
超密太后之兄也庚戌魏洛陽虎牢戍兵皆棄城去
到彥之留朱脩之守滑臺尹冲守虎牢建武將軍杜
驥守金墉驥預之女孫也諸軍進屯靈昌津列守南
岸至于潼關於是司寇旣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
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僞必墮其計胡虜雖仁義
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斂戍北歸必并力完聚若河冰
旣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爲憂乎 甲寅林邑王范
陽邁遣使入貢自陳與交州不睦乞蒙恕宥 八月

魏上遣冠軍將軍安頡督護諸軍擊到彥之內寅彥
之遣裨將吳興姚聳夫渡河攻冶坂與頡戰聳夫兵
敗死者甚衆戊寅魏主遣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會
丹陽王大毗屯河上以禦彥之 燕太祖寢疾召中
書監申秀侍中陽哲於內殿屬以後事九月病甚輦
而臨軒命太子翼攝國事勒兵聽政以備非常宋夫
人欲立其子受居惡翼聽政謂翼曰上疾將瘳柰何
遽欲代父臨天下乎翼性仁弱遂還東宮日三徃省
疾宋夫人矯詔絕內外遣閹寺傳問而已翼及諸子
大臣並不得見唯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

福慮宋夫人遂成其謀乃言於司徒錄尚書事中山公弘弘與壯士數十人被甲入禁中宿衛皆不戰而散宋夫人命閉東閣弘家僮庫斗頭勁捷有勇力踰閣而入至于皇堂射殺女御一人太祖驚懼而殂弘遂即天土位遣人巡城告曰天降凶禍大行崩背太子不侍疾群公不奔喪疑有逆謀社稷將危吾備介弟之親遂攝大位以寧國家百官叩門入者進階二等太子翼帥東宮兵出戰而敗兵皆潰去弘遣使賜翼死太祖有子百餘人弘皆殺之謚太祖曰文成皇帝葬長谷陵 巳丑夏主遣其弟謂以代伐魏郿城

魏平西將軍始平公隗歸等擊之殺萬餘人謂以代遁去夏主自將數萬人邀擊隗歸於郿城東留其弟上谷公社干廣陽公度洛孤守平涼遣使來求和約合兵滅魏遙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魏主聞之治兵將伐夏群臣咸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捨之西行前寇未少可克而義隆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魏主以問崔浩對曰義隆與赫連定遙相招引以虛聲唱和共窺大國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譬如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

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
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
之儻兒情見此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度意也赫連
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什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
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
近所及願陛下勿疑甲辰魏主如統萬遂襲平涼以
衛兵將軍王斤鎮蒲坂斤建之子也 奏自正月不
雨至于九月民流叛者甚衆 冬十月以竟陵王義
宣爲南徐州刺史猶戍石頭 戊午立錢署鑄四銖
錢 到彥之王仲德汾河置守還保東平乙亥魏安

頡自委粟津濟河攻金墉金墉城不治既久又無糧
食杜驥欲棄城走恐獲罪初高祖滅秦遷其鍾虜於
江南有大鍾没于洛水帝使姚聳夫將千五百人往
取之驥給之曰金墉城已修完糧食亦足所乏者人
耳今虜騎南渡當相與併力禦之大功既立牽鍾未
晚聳夫從之既至見城不可守乃引去驥遂南遁丙
子安頡拔洛陽殺將士五千餘人杜驥歸言於帝曰
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及城遽走人情沮敗不可復
禁上大怒誅聳夫於壽陽聳夫勇健諸偏裨莫及也
魏河北諸軍會於七女津到彥之恐其南渡遣裨將

王蟠龍泝流奪其船杜超等擊斬之安頡與龍驤將軍陸侯進攻虎牢辛巳拔之尹冲及滎陽太守清河崔模降魏 秦王暮末爲河西所逼遣其臣王愷烏訥闐請迎於魏魏人許以平涼安定封之暮末乃焚城邑毀寶噐帥戶萬五千東如上邽至高田谷給事黃門侍郎郭恒謀劫沮渠興國以叛事覺暮末殺之夏主聞暮末將至發兵拒之暮末留保南安其故地皆入於吐谷渾 十一月乙酉魏主至平涼夏上谷公社干等嬰城固守魏主使赫連昌招之不下乃使安西將軍古弼等將兵趣安定夏主自鄜城還安定將步騎二萬北救平涼與弼遇弼僞退以誘之夏主追之魏主使高車馳擊之夏兵大敗斬首數千級夏主還走登鶉觚原爲方陳以自固魏兵就圍之 壬辰加征南大將軍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帥衆伐魏甲午魏壽光侯叔孫建汝陰公長孫道生濟河而南到彥之聞洛陽虎牢不守諸軍相繼奔敗欲引兵還殿中將軍垣護之以書諫之以爲宜使竺靈秀助朱修之守滑臺自帥大軍進擬河北且曰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乏糧猶張膽爭前莫肯輕退況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

喪成業豈朝廷受任之旨邪彥之不從護之苗之子也彥之欲焚舟步走王仲德曰洛陽既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勢也今虜去我猶千里滑臺尚有彊兵若遽捨舟南走士卒必散當引舟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彥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動且將士疾疫乃引兵自清入濟南至歷城焚舟棄甲步趨彭城竺靈秀棄須昌南奔湖陸青兗大擾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恐魏兵大至勸義欣委鎮還都義欣不從魏兵攻濟南濟南大守武進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衆大集承之使偃兵開城門衆曰賊衆我寡柰何輕敵之甚

承之曰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爲所屠唯當見彊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魏軍圍夏主數日斷其水草人馬饑渴丁酉夏主引衆下鶉觚原魏武衛將軍丘眷擊之夏衆大潰死者萬餘人夏主中重創單騎走收其餘衆驅民五萬西保上邽魏人獲夏主之弟丹楊公烏視拔武陵公禿骨及公侯以下百餘人是日魏兵乘勝進攻安定夏東平公乙斗棄城奔長安驅畧數千家西奔上邽戊戌魏叔孫建攻竺靈秀於湖陸靈秀大敗死者五千餘人建還屯范城己亥魏主如安定庚子還臨平涼

掘塹圍之安慰初附赦秦雍之民賜復七年夏隴西
守將降魏 辛丑魏安頡督諸軍攻滑臺 河西王
蒙遜遣尚書郎宗舒等入貢于魏魏主與之宴執崔
浩之手以示舒等曰汝所聞崔公此則是也才畧之
美於今無比朕動止咨之豫陳成敗若合符契未嘗
失也 魏以叔孫建都督冀青等四州諸軍事 魏

尚書庫結帥騎五千迎秦王暮末秦衛將軍吉毗以
爲不宜內徙暮末從之庫結引還南安諸羌萬餘人
叛秦推安南將軍督八郡諸軍事廣審太守焦遺爲
主遺不從乃劫遺族子長城護軍亮爲主帥衆攻南

安暮末請救於氐王楊難當難當遣將軍符獻帥騎
三千救之暮末與之合擊諸羌諸羌潰亮奔還廣審
暮末進軍攻之以手令與焦遺使取亮十二月遺斬
亮首出降暮末進遺號鎮國將軍秦畧陽太守弘農
楊顯以郡降夏 辛酉以長沙王義欣爲豫州刺史
鎮壽陽壽陽土荒民散城郭頽敗盜賊公行義欣隨
宜經理境內安業道不拾遺城府完實遂爲盛藩芍
陂久廢義欣修治隄防引河水入陂溉田萬餘頃無
復旱災 丁卯夏上谷公社于廣陽公度洛孤出降
魏克平涼關中侯豆代田得奚斤娥清等獻於魏主

魏主以夏主之后賜代田命斤膝行執酒以奉代田
謂斤曰全汝生者代田也賜代田爵并陘侯加散騎
常侍右衛將軍領內都幢將夏長安臨晉武功守將
皆走關中悉入於魏魏主留巴東公延普鎮安定以
鎮西將軍王斤鎮長安壬申魏主東還以奚斤爲宰
士使負酒食以從王斤驕矜不法信用左右調役百
姓民不堪命南奔漢川者數千家魏主案治得實斬
斤以徇 右將軍到彥之安北將軍王仲德皆下獄
免官兗州刺史竺靈秀坐棄軍伏誅上見垣護之書
而善之以爲北高平太守彥之之北伐也甲兵資實
甚盛及敗還委棄盪盡府藏武庫爲之空虛他日上
與群臣宴有荒外降人在坐上問尚書庫部郎顧琛
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對有十萬人仗上旣問而悔
之得琛對甚喜琛和之曾孫也 彭城王義康與王
弘並錄尚書義康意猶怏怏欲得揚州形於辭旨以
弘弟曇首居中爲上所親委愈不悅弘以老病屢乞
骸骨曇首自求吳郡上皆不許義康謂人曰王公久
病不起神州詎宜卧治曇首勸弘減府中文武之半
以授義康上聽割二千人義康乃悅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宋紀四

起重光協洽盡旃蒙大淵獻凡五年

太祖文皇帝上之下

元嘉八年春正月壬午朔燕大赦改元大興 丙申

檀道濟等自清水救滑臺魏叔孫建長孫道生拒之

丁酉道濟至壽張遇魏安平公乙旃眷道濟帥寧朔

將軍王仲德驍騎將軍段宏奮擊大破之轉戰至高

梁亭斬魏濟州刺史悉煩庫結 夏主擊秦將姚獻

敗之遂遣其叔父北平公韋伐帥衆一萬攻南安城

中大饑人相食秦侍中征虜將軍出連輔政侍中右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衛將軍乞伏延祚吏部尚書乞伏跋跋踰城奔夏秦王暮末窮蹙輿櫬出降并沮渠興國送於上邽秦太子司直焦楷奔廣寧泣謂其父遺曰大人荷國寵靈居藩鎮重任今本朝顛覆豈得不帥見衆唱大義以殄寇讐遺曰今主上已陷賊庭吾非愛死而忘義顧以大兵追之是趣絕其命也不如擇王族之賢者奉以爲主而伐之庶有濟也楷乃築壇誓衆二旬之間赴者萬餘人會遺病卒楷不能獨舉事亡奔河西二月戊午以尚書右僕射江夷爲湘州刺史檀道濟等進至濟上二十餘日間前後與魏三十餘戰道

濟多山軍至歷城叔孫建等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道濟軍乏食不能進由是安頡司馬楚之等得專力攻滑臺魏主復使楚兵將軍王慧龍助之朱脩之堅守數月糧盡與士卒重粟食之辛酉魏克滑臺執脩之及東郡太守申謨虜獲萬餘人謨鍾之曾孫也癸酉魏主還平城大饗告廟將帥及百官皆受賞戰士賜復十年於是魏南鄙大水民多餓死尚書令劉潔言於魏主曰自頃邊寇內侵戎車屢駕天贊聖明所在克殄方難旣平皆蒙優錫而郡國之民雖不征討服勤農桑以供軍國實經世之大本府庫之

所資今自山以東徧遭水害應加哀矜以弘覆育魏主從之復境內一歲租賦檀道濟等食盡自歷城引還軍士有二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怙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爲妄而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騎士四合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已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為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軍而返青州刺史蕭思話聞道濟南歸欲委鎮保險濟南太守蕭承之固諫不從丁丑思話棄鎮奔平昌參軍劉振之戍下邳聞之亦委城走魏軍

竟不至而東陽積聚已爲百姓所焚思話坐徵繫尚方燕王立夫人慕容氏爲王后庚戌魏安頡等還平城魏主嘉朱脩之守節拜侍中妻以宗女初帝之遣到彥之也戒之曰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留彭城勿進及安頡得宋俘魏主始聞其言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崔浩計爲謬驚怖固諫常勝之家始皆自謂踰人至於歸終乃不能及司馬楚之上疏以爲諸方已平請大舉伐宋魏主以兵久勞不許徵楚之爲散騎常侍以王慧龍爲滎陽太守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修大著聲績歸附者萬

餘家帝縱反間於魏云慧龍自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因執司馬楚之以叛魏主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帝復遣刺客呂玄伯刺之曰得慧龍首封二百戶男賞絹千匹玄伯詐爲降人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得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爲其主耳釋之左右諫曰宋人爲謀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仁義爲扞蔽又何憂乎遂捨之 夏五月庚寅魏主如雲中 六月乙丑大赦 夏主殺乞伏

暮末及其宗族五百人 夏主畏魏人之逼擁秦民十餘萬口自治城濟河欲擊河西王蒙遜而奪其地吐谷渾王慕瓚遣益州刺史慕利延寧州刺史拾虔帥騎三萬乘其半濟邀擊之執夏主定以歸沮渠興國被創而死拾虔樹洛干之子也 魏之邊吏獲柔然邏者二十餘人魏主賜衣服而遣之柔然感悅閏月乙未柔然敕連可汗遣使詣魏魏主厚禮之 魏主遣散騎侍郎周紹來聘且求昏帝依違荅之 荊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年寔長欲專政事長史劉湛每裁抑之遂與湛有隙帝心重湛使人詰讓義恭且和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解之是時王華王曇首皆卒領軍將軍殷景仁素與
湛善白帝以時賢零落徵湛為太子詹事加給事中
共參政事以雍州刺史張邵代湛為撫軍長史南蠻
校尉頃之邵坐在雍州營私畜聚賊滿二百四十五
萬下廷尉當死左衛將軍謝述上表陳邵先朝舊勳
宜蒙優貸帝手詔酬納免邵官削爵士述謂其子綜
曰主上矜邵夙誠特加曲恕吾所言謬會故特見酬
納耳若此迹宣布則為侵奪主恩不可之大者也使
綜對前焚之帝後謂邵曰卿之獲免謝述有力焉

秋七月己酉魏主如河西 八月乙酉河西王蒙遜

遣子安周入侍于魏 吐谷渾王慕瓚遣侍郎謝太

寧奉表于魏請送赫連定己丑魏以慕瓚為大將軍

西秦王 左僕射臨川王義慶固求解職甲辰以義

慶為中書令丹楊尹如故 九月癸丑魏主還宮庚

申加太尉長孫嵩柱國大將軍以左光祿大夫崔浩

為司徒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為司空道生性清儉

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魏主使歌工歷頌群臣曰

智如崔浩廉若道生 魏主欲選使者詣河西崔浩

薦尚書李順乃以順為太常拜河西王蒙遜為侍中

都督涼州西域羌戎諸軍事太傅行征西大將軍涼

州牧涼王王武威張掖敦煌酒泉西海金城西平七郡冊曰盛衰存亡與魏升降北盡窮髮南極庸嶠西被崑嶺東至河曲王實征之以夾輔皇室置將相群卿百官承制假授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如漢初諸侯王故事 壬申魏主詔曰今二寇摧殄將偃武脩文理廢職舉逸民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穎勃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賢雋之胄冠冕州邦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如玄之比者盡敕州郡以禮發遣遂徵玄等及州郡所遣至者數百人差次敘用崔綽以母老固辭玄等皆拜中書

博士玄諶之曾孫靈順之從父兄也玄舅崔浩每與玄言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玄止之曰夫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爲此者詎有幾人宜加三思浩不從由是得罪於衆 初魏昭成帝始制法令反逆者族其餘當死者聽入金馬贖罪殺人者聽與死家馬牛葬具以平之盜官物一備五私物一備十四部大人共坐王庭決辭訟無繫訊連逮之苦境內安之太祖入中原患前代律令峻密命三公郎王德刪定務從簡易季年被疾刑罰濫酷太宗承之吏文亦深冬十月戊寅世祖命

崔浩更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增一年刑巫蠱者負
殺羊抱犬沈諸淵初令官階九品者得以官爵除刑
婦人當刑而孕產後百日乃決闕左懸登聞鼓以達
寃人 魏主如漠南十一月丙辰北部敕勒莫弗庫
若干帥所部數萬騎驅鹿數百萬頭詣魏主行在魏
主大獵以賜從官十二月丁丑還宮 是歲涼王改
元義和 林邑王范陽邁寇九德交州兵擊却之
九年春正月丙午魏主尊保太后竇氏爲皇太后立
貴人赫連氏爲皇后子晃爲皇太子大赦改元延和
燕王立慕容后之子王仁爲太子 三月庚戌衛

將軍王弘進位太保加中書監丁巳征南大將軍檀
道濟進位司空還鎮尋陽 壬申吐谷渾王慕瓚送
赫連定于魏魏人殺之慕瓚上表曰臣俘擒僭逆獻
捷王府爵秩雖崇而土不增廓車旗旣飾而財不周
賞願垂鑒察魏主下其議公卿以爲慕瓚所致唯定
而已塞外之民皆爲已有而貪求無厭不可許也魏
主乃詔曰西秦王所得金城枹罕隴西之地朕即與之
乃是裂土何須復廓西秦款至綿綃隨使䟽數臨時
增益非一賜而止也自是慕瓚貢使至魏者稍簡
魏方士祁纖奏改代爲萬年以代尹爲萬年尹代令

爲萬年今崔浩曰昔太祖應天受命兼稱代魏以法
殷商國家積德當享年萬億不待假名以爲益也繼
之所聞皆非正義宜復舊號魏主從之 夏五月壬
申華容文昭公王弘卒弘明敏有思致而輕率少威
儀性褊隘好折辱人人以此少之雖貴顯不營財利
及卒家無餘業帝聞之特賜錢百萬米千斛 魏主
治兵於南郊謀伐燕 帝遣使者趙道生聘于魏

六月戊寅司徒南徐州刺史彭城王義康改領揚州
刺史 詔分青州置冀州治歷城 吐谷渾王慕瓚
遣其司馬趙敘入貢且來告捷 庚寅魏主伐燕命

太子晃錄尚書事時晃纔五歲又遣左僕射安原建
寧王崇等屯漠南以備柔然 辛卯魏主遣散騎常
侍鄧穎來聘 乙未以吐谷渾王慕瓚爲都督西秦
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進
爵隴西王且命慕瓚悉歸南方將士先沒於夏者得
百五十餘人又加北秦州刺史楊難當征西將軍難
當以兄子保宗爲鎮南將軍鎮宕昌以其子順爲秦
州刺史守上邽保宗謀襲難當事泄難當囚之 壬
寅以江夏王義恭爲都督南兖等六州諸軍事開府
儀同三司南兖州刺史臨川王義慶爲都督雍荊等

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竟陵王義宣爲中書監衡陽王義季爲南徐州刺史初高祖以荊州居上流之重土地廣遠資實兵甲居朝廷之半故遺詔令諸子居之上以義慶宗室令美且烈武王有大功於社稷故特用之自秋七月己未魏主至濡水庚申遣安東將軍奚斤發幽州民及密雲丁零萬餘人運攻具出南道會和龍魏主至遼西燕王遣其侍御史崔聘奉牛酒犒師己巳魏主至和龍 庚午以領軍將軍殷景仁爲尚書僕射太子詹事劉湛爲領軍將軍 益州刺史劉道濟粹之弟也信任長史費謙別駕張熙等

聚斂興利傷政害民立官治禁民鼓鑄而貴賣鐵器商賈失業吁嗟滿路流民許穆之變姓名稱司馬飛龍白云晉室近親徃依氏王楊難當難當因民之怨資飛龍以兵使侵擾益州飛龍招合蜀人得千餘人攻殺巴興令遂陰平太守道濟遣軍擊斬之道濟欲以五城人帛氏奴梁顯爲參軍督護費謙固執不與氏奴等與鄉人趙廣構扇縣人詐言司馬殿下猶在陽泉山中聚衆得數千人引向廣漢道濟參軍程展會治中李抗之將五百人擊之皆敗死巴西人唐頻聚衆應之趙廣等進攻涪城陷之於是涪陵江陽遂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九
寧諸郡守皆棄城走蜀土僑舊俱反 燕石城太守
李崇等十郡降于魏魏主發其民三萬穿圍塹以守
和龍崇績之子也八月燕王使數萬人出戰魏昌黎
公丘等擊破之死者萬餘人燕尚書高紹帥萬餘家
保羌胡固辛巳魏主攻紹斬之平東將軍賀多羅攻
帶方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攻建德驃騎大將軍樂
平王丕攻冀陽皆拔之九月乙卯魏主引兵西還徙
營丘成周遼東樂浪帶方玄菟六郡民三萬家於幽
州燕尚書郭淵勸燕王送款獻女於魏乞爲附庸燕
王曰負豐在前結忿已深降附取死不如守志更圖

也魏主之圍和龍也宿衛之士多在戰陳行宮人少
雲中鎮將朱脩之謀與南人襲殺魏主因入和龍浮
海南歸以告冠軍將軍毛脩之毛脩之不從乃止旣
而事泄朱脩之逃奔燕魏人數伐燕燕王遣脩之南
歸求救脩之汎海至東萊遂還建康拜黃門侍郎
趙廣等進攻成都劉道濟嬰城自守賊衆屯聚日久
不見司馬飛龍欲散去廣懼將三千人及羽儀詣陽
泉寺詐云迎飛龍至則謂道人枹罕程道養曰汝但
自言是飛龍則坐享富貴不則斷頭道養惶怖許諾
廣乃推道養爲蜀王車騎大將軍益梁二州牧改元

泰始備置百官以道養弟道助為驃騎將軍長沙王
 鎮涪城趙廣帛氏奴梁顯及其黨張尋嚴遐皆為將
 軍奉道養還成都眾至十餘萬四面圍城使人謂道
 濟曰但送費謙張熙來我輩自解去道濟遣中兵參
 軍裴方明任浪之各將千餘人出戰皆敗還 冬十
 一月乙巳魏主還平城 壬子以少府中山甄法崇
 為益州刺史 初燕王嫡妃王氏生長樂公崇崇於
 兄弟為最長及即位立慕容氏為王后王氏不得立
 又黜崇使鎮肥如崇毋弟廣平公朗樂陵公邈相謂
 曰今國家將亡人無愚智皆知之王復受慕容后之

譖吾兄弟死無日矣乃相與亡奔遼西說崇使降魏
 崇從之會魏主使給事郎王德招崇十二月己丑崇
 使邈如魏請舉郡降燕王聞之使其將封羽圍崇於
 遼西 魏主徵諸名士之未仕者州郡多逼遣之魏
 主聞之下詔令守宰以禮申諭任其進退毋得逼遣
 初帝以少子紹為廬陵孝獻王嗣以江夏王義恭
 子朗為營陽王嗣庚寅封紹為廬陵王朗為南豐縣
 王 裴方明等復出擊程道養營破之焚其積聚賊
 黨江陽楊孟子將千餘人屯城南參軍梁雋之統南
 樓投書說諭孟子邀使入城見劉道濟道濟板為主

簿克期討賊趙廣知其謀孟子懼將所領奔晉原晉
原太守文仲與與之同拒守趙廣遣帛氏奴攻晉原
破之仲與孟子皆死裴方明復出擊賊屢戰破之賊
遂大潰程道養收衆得七千人還廣漢趙廣別將五
千餘人還涪城先是張熙說道濟糶倉穀故自九月
末圍城至十二月糧儲俱盡方明將二千人出城求
食爲賊所敗單馬獨還賊衆復大集方明夜縋而上
道濟爲設食涕泣不能食道濟曰卿非大丈夫小敗
何苦賊勢旣衰臺兵垂至但令卿還何憂於賊即減
左右以配之賊於城外揚言云方明已死城中大恐
道濟夜列炬火出方明以示衆衆乃安道濟悉出財
物於北射堂令方明募人時城中或傳道濟已死莫
有應者梁携之說道濟遣左右給使三十餘人出外
且告之曰吾病小損各聽歸家休息給使旣出城中
乃安應募者日有千餘人 初晉謝混尚晉陵公主
混死詔公主與謝氏絕婚公主悉以混家事委混從
子弘微混仍世宰輔僮僕千人唯有二女年數歲弘
微爲之紀理生業一錢尺帛有文簿九年而高祖即
位公主降號東鄉君聽還謝氏入門室宇倉廩不異
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親舊見者爲之流涕
是歲東鄉君卒公私咸謂賞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
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葬東鄉君混女
夫殷獻好樗蒲聞弘微不取財物乃奪其妻妹及伯
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
爭或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理之
不允莫此爲大卿視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爲廉耳
設使立清名而令家內不足亦吾所不取也弘微曰
親戚爭財爲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
爭乎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也

禿髮保周自涼奔魏魏封保周爲張掖公魏李順

復奉使至涼涼王蒙遜遣中兵校郎楊定歸謂順曰
年衰多疾腰髀不隨不堪拜伏比三五日消息小差
當相見順曰王之老疾朝廷所知豈得自安不見詔
使明日蒙遜延順入至庭中蒙遜箕坐隱几無動起
之狀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此今不
憂覆亡而敢陵侮天地魂魄逝矣何用見之握節將
出涼王使定歸追止之曰大常旣雅怨衰疾傳聞朝
廷有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順曰齊桓公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周天子賜胙命無下拜桓公猶不敢失

臣禮下拜登受今王雖功高未如齊桓朝廷雖相崇重未有不拜之詔而遽自偃蹇此豈社稷之福邪蒙遜召起拜受詔使還魏主問以涼事順曰蒙遜控制河右踰三十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綏集荒裔群下畏服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然禮者德之輿敬者身之基也蒙遜無禮不敬以臣觀之不復年矣魏主曰易世之後何時當滅順曰蒙遜諸子臣畧見之皆庸才也如聞敦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皆云不及此殆天之所以資聖明也魏主曰朕方有事東方未暇西畧如卿所言不過數年之外不爲晚也初魏賓沙門曇無讖自云能使鬼治病且有祕術涼王蒙遜甚重之謂之聖人諸女及子婦皆往受術魏主聞之使李順往徵之蒙遜留不遣仍殺之魏主由是怒涼蒙遜荒淫猜虐群下苦之

十年春正月乙卯魏主遣永昌王健督諸軍救遼西
巴未大赦 丙寅魏以樂安王範爲都督秦雍等
五州諸軍事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安鎮都大
將魏主以範年少更選舊德平西將軍崔徽征北大
將軍鳳門張黎爲之副共鎮長安徽宏之弟也範謙

通鑑卷二百三十三
恭寬惠徽務敦大體黎清約公平政刑簡易輕徭薄賦關中遂安二月庚午魏主以馮崇爲都督幽平東夷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幽平二州牧封遼西王錄其國尚書事食遼西十郡承制假授尚書刺史征虜已下官魏平涼休屠征西將軍金崖羌涇州刺史狄子玉與安定鎮將延普爭權崖子玉舉兵攻普不克退保胡空谷魏主以虎牢鎮大將陸俟爲安定鎮大將擊崖等皆擒之魏主徵陸俟爲散騎常侍出爲懷荒鎮大將未朞歲高車諸莫弗訟俟嚴急無恩復請前鎮將郎孤魏主徵俟還以孤代之俟旣至言於

帝曰不過期年郎孤必敗高車必叛帝怒切責之使以建業公歸第明年諸莫弗果殺郎孤而叛帝大驚立召俟問之曰卿何以知其然也俟曰高車不知上下之禮故臣臨之以威制之以法欲以漸訓導使知分限而諸莫弗惡臣所爲訟臣無恩稱孤之美臣以罪去孤獲還鎮悅其稱譽益收名聲專用寬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驕慢不過朞年無復上下孤所不堪必將復以法裁之如此則衆心怨懟必生禍亂矣帝笑曰卿身雖短思慮何長也即日復以爲散騎常侍壬午魏主如河西遣兼散騎常侍宋宣來聘且爲

太子晃求婚帝依違荅之 劉道濟卒梁携之裴方明等密埋其尸於齋後詐爲道濟教命以荅籤疏雖其母妻亦不知也程道養於毀金橋登壇郊天方明將三千人出擊之道養等大敗退保廣漢荊州刺史臨川王義慶以巴東太守周籍之督巴西等五郡諸軍事將二千人救成都 三月亡人司馬天助降於魏自稱晉會稽世子元顯之子魏人以爲青徐二州刺史東海公 壬子魏主還宮 趙廣等自廣漢至郫連營百數周籍之與裴方明等合兵攻郫克之進擊廣等於廣漢廣等走還涪及五城夏四月戊寅始

發劉道濟喪 帝聞梁南秦二州刺史甄法護刑政不治失氏羌之和乃自徒中起蕭思話爲梁南秦二州刺史法護法崇之兄也 涼王蒙遜病甚國人共議以世子菩提幼弱立菩提之兄敦煌太守牧犍爲世子加中外都督大將軍錄尚書事蒙遜卒謚曰武宣王廟號太祖牧犍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元永和立子封壇爲世子加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遣使請命于魏牧犍聰穎好學和雅有度量故國人立之先是魏主遣李順迎武宣王女爲夫人會卒牧犍稱先王遺意遣左丞宋繇送其妹興平公主于魏拜右昭儀魏

通鑑卷一百三十三
主謂李順曰卿言蒙遜死今則驗矣又言牧犍立何其妙哉朕克涼州亦當不遠於是賜絹千匹廐馬一乘進號安西將軍寵待彌厚政事無巨細皆與之參議遣順拜牧犍都督涼沙河三州西域羌戎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河西王以宋繇爲河西王右相牧犍以無功受賞留順上表乞安平一號優詔不許牧犍尊敦煌劉昫爲國師親拜之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 五月己亥魏主如山南林邑王范陽邁遣使入貢求領交州詔荅以道遠不許 裴方明進軍向涪城破張尋唐頻擒程道助斬

嚴遐於是趙廣等皆奔散 六月魏永昌王健左僕射安原督諸軍擊和龍將軍樓敦別將五千騎圍凡城燕守將封羽以凡城降收其三千餘家而還 辛巳魏人發秦雍兵一萬築小城於長安城內 秋八月馮崇上表請說降其父魏主不聽 九月益州刺史甄法崇至成都收費謙誅之程道養張尋將二千餘家逃入鄴山餘黨各擁衆藏竄山谷時出爲寇不絕 戊午魏主遣兼大鴻臚崔贖持節拜氏王楊難當爲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梁二州牧南秦王贖逞之子也 楊難當因蕭思話未至甄法護將

下舉兵襲梁州破白馬獲晉昌太守張範敗法護參軍魯安期等又攻葭萌獲晉壽太守范延朗冬十一月丁未法護棄城奔洋川之西城難當遂有漢中之地以其司馬趙溫爲梁秦二州刺史 甲寅魏主還宮 十二月己巳魏大赦 辛未魏主如陰山之北魏寧朔將軍盧玄來聘 前祕書監謝靈運好爲山澤之遊窮幽極險從者數百人伐木開徑百姓驚擾以爲山賊會稽太守孟顛與靈運有隙表其有異志發兵自防靈運詣闕自陳上以爲臨川內史靈運遊放自若廢棄郡事爲有司所糾是歲司徒遣使隨州從事鄭望生收靈運靈運執望生興兵逃逸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追討擒之廷尉奏靈運帥衆反叛論正斬刑上愛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義康堅執謂不宜恕乃降死一等徙廣州久之或告靈運令人買兵器結健兒欲於三江口篡取之不果詔於廣州棄市靈運恃才放逸多所陵忽故及於禍魏立徐州於外黃以刁雍爲刺史

十一年春正月戊戌燕王遣使請和於魏魏主不許揚難當以克漢中告捷於魏送雍州流民七千家於長安蕭思話至襄陽遣橫野司馬蕭承之爲前驅

承之緣道收兵得千人進據礮頭楊難當焚掠漢中
引衆西還留趙溫守梁州又遣其魏興太守薛健據
黃金山思話遣陰平太守蕭坦攻鐵城戍拔之二月
趙溫薛健與其馮翊太守蒲甲子合攻坦營坦擊破
之溫等退保西水臨川王義慶遣龍驤將軍裴方明
將三千人助承之拔黃金戍而據之溫棄州城退據
小城健甲子退保下桃城思話繼至與承之共擊趙
溫等屢破之行參軍王靈濟別將出洋川攻南城拔
之擒其守將趙英南城空無所資靈濟引兵還與承
之合 魏主以西海公主妻柔然敕連可汗又納其

妹爲夫人遣潁川王提往逆之丁卯敕連遣其異母
兄禿鹿傀送妹并獻馬二千匹魏主以其妹爲左昭
儀提曜之子也 辛卯魏主還宮三月甲寅復如河
西 楊難當遣其子和將兵與蒲甲子等共擊蕭承
之相拒四十餘日圍承之數十重短兵接弓矢無所
復施氏悉衣犀甲戈矛所不能入承之斷稍長數尺
以大斧椎之一稍輒貫數人氏不能當燒營走據大
桃閨月承之等追擊之至南城氏敗走斬獲甚衆悉
收漢中故地置戍於葭萌水初桓希旣敗氏王楊盛
據漢中梁州刺史范元之傳歌皆治魏興唯得魏興

上庸新城三郡及索邈爲刺史乃治南城至是南城
爲氏所焚不可復固蕭思話徙鎮南鄭 甲戌赫連
昌叛魏西走丙子河西侯將格殺之魏人并其群弟
誅之 己卯魏主還宮 辛巳燕王遣尚書高顛上
表稱藩請罪于魏乞以季女充掖庭魏主乃許之徵
其太子王仁入朝燕王送魏使者于什門還平城什
門在燕二十一年不屈節魏主下詔褒稱以比蘇武
拜治書御史賜羊千口帛千匹策告宗廟頒示天下
戊子休屠金當川圍魏陰密夏四月乙未魏征西
大將軍常山王素擊之丁未魏主行如河西壬戌獲

當川斬之 甄法護坐委鎮賜死於獄楊難當遣使
奉表謝罪帝下詔赦之 河西王牧犍遣使上表告
嗣位戊寅詔以牧犍爲都督涼秦等四州諸軍事征
西大將軍涼州刺史河西王 六月甲辰魏主還宮
燕王不遣太子質魏散騎常侍劉滋諫曰昔劉禪
有重山之險孫皓有長江之阻皆爲晉擒何則疆弱
之勢異也今吾弱於吳蜀而魏疆於晉不從其欲將
有危亡之禍願亟遣太子而脩政事撫百姓收離散
賑饑窮勸農桑省賦役社稷猶庶幾可保燕王怒殺
之辛亥魏主遣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等伐燕收其

禾稼徙民而還 秋七月壬午魏主如美稷遂至隰
城命陽平王它督諸軍擊山胡白龍於西河它熙之
子也魏主輕山胡日引數十騎登山臨視之白龍伏
壯士十餘處掩擊之魏主墜馬幾爲所擒內入行長
代人陳建以身扞之大呼奮擊殺胡數人身被十餘
創魏主乃免九月戊子大破胡衆斬白龍屠其城冬
十月甲午魏人破白龍餘黨於五原誅數千人以其
妻子賜將士十一月魏主還宮十二月甲辰復如雲
中

十二年春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辛酉大赦 辛

未上祀南郊 燕王數爲魏所攻遣使詣建康稱藩

奉貞癸酉詔封爲燕王江南謂之黃龍國 甲辰魏

大赦改元太延 有老父投書於敦煌東門求之不

獲書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河西王牧犍以問奉常

張慎對曰昔號之將亡神降于莘願陛下崇德脩政

以享三十年之祚若盤于遊田荒于酒色臣恐七年

將有大變牧犍不悅 二月丁未魏主還宮 三月

癸亥燕王遣大將湯燭入貢於魏辭以太子王仁有

疾故未之遣 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善
湛之入也景仁實引之湛既至以景仁位遇本不踰

已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憤俱被時遇以景仁專管內
任謂爲間已猜隙漸生知帝信仗景仁不可移奪時
司徒義康專秉朝權湛嘗爲義康上佐遂委心自結
欲因宰相之力以回上意傾黜景仁獨當時務夏四
月己巳帝加景仁中書令中護軍即家爲府湛加太
子詹事湛愈憤怒使義康毀景仁於帝帝遇之益隆
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乃稱疾解職
表疏累上帝不許使停家養病湛議遣人若劫盜者
於外殺之以爲帝雖知當有以解之不能傷義康至
親之愛帝微聞之遷護軍府於西掖門外使近宮禁

故湛謀不行義康僚屬及諸附麗湛者潛相約勒無
敢歷殷氏之門彭城王主簿沛郡劉敬文父成未悟
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往謝湛曰老父悖菴遂就
殷鐵干祿由敬文闇淺上負生成闔門慙懼無地自
處唯後將軍司馬庾炳之遊二人之間皆得其歡心
而密輸忠於朝廷景仁卧家不朝謁帝常使炳之銜
命往來湛不疑也炳之登之之弟也 燕王遣右衛
將軍孫德來乞師 五月庚申魏主進宜都公穆壽
爵爲王汝陰公長孫道生爲上黨王宜城公奚斤爲
恒農王廣陵公樓伏連爲廣陵王加壽征東大將軍

壽辭曰臣祖父崇所以得効功前朝流福于後者由梁眷之忠也今眷元勳未錄而臣獨奕世受賞心實愧之魏主悅求眷後得其孫賜爵郡公壽觀之子也龜茲疏勒烏孫悅般渴槃陀鄯善焉耆車師粟特九國入貢于魏魏主以漢世雖通西域有求則卑辭而來無求則驕慢不服蓋自知去中國絕遠大兵不能至故也今報使往來徒爲勞費終無所益欲不遣使有司固請以爲九國不憚險遠慕義入貢不宜拒絕以抑將來乃遣使者王恩生等二十輩使西域恩生等始度流沙爲柔然所執恩生見敕連可汗持魏

節不屈魏主聞之切責敕連敕連乃遣恩生等還竟不能達西域 甲戌魏主如雲中 六月甲午魏主

以時和年豐嘉瑞沓臻詔大酺五日徧祭百神用荅

天貺 丙午高句麗王璉遣使入貢于魏且請國諱魏

主使錄帝系及諱以與之拜璉都督遼海諸軍事征

東將軍遼東郡公高句麗王璉釗之曾孫也 戊申

魏主命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鎮東大將軍徒河屈

垣等帥騎四萬伐燕 揚州諸郡大水己酉運徐豫

南充穀以賑之揚州西曹主簿沈亮建議以爲酒糜

穀而不足療饑請權禁止詔從之亮林子之子也

秋七月魏主畋於柤陽 己卯魏樂平王丕等至和
龍燕王以牛酒犒軍獻甲三千屈垣責其不送侍子
掠男女六千口而還 八月丙戌魏主如河西九月
甲戌還宮 魏左僕射河間公安原恃寵驕恣或告
原謀爲逆冬十月癸卯原坐族誅 甲辰魏主如定
州十一月乙丑如冀州己巳畋于廣川丙子如鄴
魏人數伐燕燕日危感上下憂懼太常楊嶠復勸燕
王速遣太子入侍燕王曰吾未忍爲此若事急且東
依高麗以圖後舉嶠曰魏舉天下以擊一隅理無不
克高麗無信始雖相親終恐爲變燕王不聽密遣尚
書陽伊請迎於高麗 丹陽尹蕭摹之上言佛化被
于中國已歷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數自頃以來情
敬浮末不以精誠爲至更以奢競爲重材竹銅綵糜
損無極無關神祇有累人事不爲之防流遁未息請
自今欲鑄銅像及造塔寺者皆當列言須報乃得爲
之詔從之摹之思話從叔也 魏秦州刺史薛謹擊
吐沒骨滅之 楊難當釋楊保宗之囚使鎮童亭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三

宋紀五

起柔兆困敦盡重光大荒落凡六年

太祖文皇帝中之上

元嘉十三年春正月癸丑朔上有疾不朝會 甲寅

魏主還宮 二月戊子燕王遣使入貢于魏請送侍

子魏主不許將舉兵討之壬辰遣使者十餘輩詣東

方高麗等諸國告諭之 司空江州刺史永脩公檀

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竝經百戰諸子

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帝久疾不愈劉湛說司徒義

康以為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復可制會帝疾篤義

通鑑卷一百三十三
康言於帝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謂道濟曰高世之
勲自古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既至留之累月
帝稍間將遣還已下渚未發會帝疾動義康矯詔召
道濟入祖道因執之三月己未下詔稱道濟潛散金
貨招誘剽猾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并其子
給事黃門侍郎植等十一人誅之唯宥其孫孺又殺
司空參軍薛彤高進之二人皆道濟腹心有勇力時
人比之關張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
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
足復憚庚申大赦以中軍將軍南譙王義宣爲江州

刺史

辛未魏平東將軍娥清安西將軍古弼將精

騎一萬伐燕平州刺史拓跋嬰帥遼西諸軍會之

氏王楊難當自稱大秦王改元建義立妻爲王后世

子爲太子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然猶貢奉宋魏不

絕夏四月魏娥清古弼攻燕白狼城克之高麗遣

其將葛盧孟光將衆數萬隨陽伊至和龍迎燕王高

麗屯于臨川燕尚書令郭生因民之憚遷開城門納

魏兵魏人疑之不入生遂勒兵攻燕王王引高麗兵

入自東門與生戰于闕下生中流矢死葛盧孟光入

城命軍士脫弊褐取燕武庫精仗以給之大掠城中

五月乙卯燕王帥龍城見戶東徙焚宮殿火一旬不滅今婦人被甲居中陽伊等勒精兵居外葛盧孟光帥騎殿後方軌而進前後八十餘里古弼部將高苟子帥騎欲追之弼醉拔刀止之故燕王得逃去魏主聞之怒檻車徵弼及娥清至平城皆黜爲門卒戊午魏主遣散騎常侍封撥使高麗令送燕王 丁卯魏主如河西 六月詔寧朔將軍蕭汪之將兵討程道養軍至鄴口帛氏奴請降道養兵敗還入鄴山 赫連定之西遷也楊難當遂據上邽秋七月魏主遣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尚書令劉絜督河西高平諸軍

以討之先遣平東將軍崔續齎詔書諭難當 魏散騎侍郎游雅來聘 己未零陵王太妃褚氏卒追謚曰晉恭思皇后葬以晉禮 八月魏主畋于河西

魏主遣廣平公張黎定州兵一萬二千通莎泉道 九月庚戌魏樂平王丕等至略陽楊難當懼請奉詔攝上邽守兵還仇池諸將議以爲不誅其豪帥軍還之後必相聚爲亂又大衆遠出不有所掠無以充軍實賞將士丕將從之中書侍郎高允參丕軍事諫曰如諸將之謀是傷其向化之心大軍旣還爲亂必速丕乃止撫慰初附秋毫不犯秦隴遂安難當以其

子順爲雍州刺史守下辯 高麗不送燕王於魏遣使奉表稱當與馮弘俱奉王化魏主以高麗違詔議擊之將發隴右騎卒劉絜曰秦隴新民且當優復俟其饒實然後用之樂平王丕曰和龍新定宜廣修農桑以豐軍實然後進取則高麗一舉可滅也魏主乃止 癸丑封皇子濬爲始興王駿爲武陵王 冬十一月己酉魏主如柤陽驅野馬於雲中置野馬苑閏月壬子還宮 初高祖克長安得古銅渾儀儀狀雖舉不綴七曜是歲詔太史令錢樂之更鑄渾儀徑六尺八分以水轉之昏明中星與天相應 柔然與魏

絕和親犯魏邊

吐谷渾惠王慕瓚卒弟慕利延立

十四年春正月戊子魏北平宣王長孫嵩卒 辛卯

大赦 二月乙卯魏主如幽州三月丁丑魏主以南

平王渾爲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鎮和龍己卯還宮

帝遣散騎常侍劉熙伯如魏議納幣會帝女亡而

止 夏四月趙廣張尋梁顯等各帥衆降別將王道

恩斬程道養送首餘黨悉平丁未以輔國將軍周籍

之爲益州刺史 魏主以民官多貪夏五月己丑詔

吏民得舉告守令不如灋者於是姦猾專求牧宰之

失迫脅在位橫於閭里而長吏咸降心待之貪縱如

通鑑卷之三十三
四
故 丙申魏主如雲中 秋七月戊子魏永昌王健
等討山胡白龍餘黨於西河滅之 八月甲辰魏主
如河西九月甲申還宮 丁酉魏主遣使者拜吐谷
渾王慕利延爲鎮西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西平王
冬十月癸卯魏主如雲中十一月壬申還宮 魏
主復遣散騎侍郎董琬高明等多齎金帛使西域招
撫九國琬等至烏孫其王甚喜曰破洛那者古二國
皆欲稱臣致貢於魏但無路自致耳今使君宜過撫
之乃遣導譯送琬詣破洛那明詣者舌旁國聞之爭
遣使者隨琬等入貢凡十六國自是每歲朝貢不絕

魏主以其妹武威公主妻河西王牧犍河西王遣
宋繇奉表詣平城謝且問其母及公主所宜稱魏主
使群臣議之皆曰母以子貴妻從夫爵牧犍母宜稱
河西國太后公主於其國稱王后於京師則稱公主
魏主從之初牧犍娶涼武昭王之女及魏公主至李
氏與其母尹氏遷居酒泉頃之李氏卒尹氏撫之不
哭曰汝國破家亡今死晚矣牧犍之弟無諱鎮酒泉
謂尹氏曰后諸孫在伊吾后欲就之乎尹氏未測其
意給之曰吾子孫漂蕩託身異域餘生無幾當死此
不復爲羶裘之鬼也未幾潛奔伊吾無諱遣騎追及

通鑑卷一百三十三 五
之尹氏謂追騎曰沮渠酒泉許吾歸北何爲復追汝
取吾首以往吾不復還矣追騎不敢逼引還尹氏卒
於伊吾牧犍遣將軍沮渠旁周入貢于魏魏主遣侍
中古弼尚書李順賜其侍臣衣服并徵世子封壇入
侍是歲牧犍遣封壇如魏亦遣使詣建康獻雜書及
敦煌趙陁所撰甲寅元曆并求雜書數十種帝皆與
之李順自河西還魏主問之曰卿往年言取涼州之
策朕以東方有事未遑也今和龍已平吾欲即以此
年西征可乎對曰臣疇昔所言以今觀之私謂不謬
然國家戎車屢動士馬疲勞西征之議請俟他年魏
主乃止

十五年春二月丁未以吐谷渾王慕利延爲都督西
秦河沙三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
隴西王 三月癸未魏主詔罷沙門年五十已下者
初燕王弘至遼東高麗王璉遣使勞之曰龍城王
馮君爰適野次士馬勞乎弘慙怒稱制讓之高麗處
之平郭尋徙北豐弘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國
高麗乃奪其侍人取其太子王仁爲質弘怨高麗遣
使來上表求迎上遣使者王白駒等迎之并令高麗資
遣高麗王不欲使弘南來遣將孫漱高仇等殺弘于

北豐并其子孫十餘人謚弘曰昭成皇帝白駒等帥所領七千餘人掩討漱仇殺仇生擒漱高麗王以白駒等專殺遣使執送之上以遠國不欲違其意下白駒等獄已而原之 夏四月納故黃門侍郎殷淳女爲太子劭妃 五月戊寅魏大赦 丙申魏主如五原秋七月自五原北伐柔然命樂平王丕督十五將出東道永昌王健督十五將出西道魏主自出中道至浚稽山復分中道爲二陳留王崇從大澤向涿邪山魏主從浚稽北向天山西登白阜不見柔然而還時漠北大旱無水草人馬多死 冬十一月丁卯朔

日有食之 十二月丁巳魏主至平城 豫章雷次

宗好學隱居廬山嘗徵爲散騎侍郎不就是歲以處

士徵至建康爲開館於雞籠山使聚徒教授帝雅好

藝文使丹楊尹廬江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

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并次宗儒學爲

四學元靈運之從祖弟也帝數幸次宗學館今次宗

以巾幃侍講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

山臣光曰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然則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

事至於老莊虛無固非所以爲教也夫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帝性仁厚

恭儉勤於爲政守灑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七
於其職守宰以六菴爲斷吏不苟免民有所係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安無事戶口蕃息出租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閭閻之內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鄉耻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爲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

十六年春正月庚寅司徒義康進位大將軍領司徒南兖州刺史江夏王義恭進位司空 魏主如定州

初高祖遺詔令諸子次第居荊州臨川王義慶在荊州八年帝欲爲之選代其次應在南譙王義宣帝以義宣人才凡鄙置不用二月己亥以衡陽王義季

爲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義季嘗春月出畋有老父被苦而耕左右斥之老父曰盤于遊畋古人所戒今陽和布氣一日不耕民失其時柰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也義季止馬曰賢者也命賜之食辭曰大王不奪農時則境內之民皆飽大王之食老夫何敢獨受大王之賜乎義季問其名不告而退 三月魏雍州刺史葛那寇上洛上洛太守鐔長生棄郡走 辛未魏主還宮 楊保宗與兄保顯自童亭奔魏庚寅魏主以保宗爲都督隴西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牧武都王鎮上邽妻

通鑑卷之三十三
以公主保顯爲鎮西將軍晉壽公 河西王牧犍通
於其嫂李氏兄弟三人傳嬖之李氏與牧犍之姊共
毒魏公主魏主遣解毒醫乘傳救之得愈魏主徵李
氏牧犍不遣厚資給使居酒泉魏每遣使者詣西域
常詔牧犍發導護送出流沙使者自西域還至武威
牧犍左右有告魏使者曰我君承蠕蠕可汗妄言云
去歲魏天子自來伐我士馬疫死大敗而還我擒其
長弟樂平土不我君大喜宣言於國又聞可汗遣使
告西域諸國稱魏已削弱今天下唯我爲彊若更有
魏使勿復供奉西域諸國頗有貳心使還具以狀聞

魏上遣尚書賀多羅使涼州觀虛實多羅還亦言牧
犍雖外脩臣禮內實乖悖魏主欲討之以問崔浩對
曰牧犍逆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克
獲實無所損戰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
常歲羸死亦不減萬匹而遠方乘虛遽謂衰耗不能
復振今出其不意大軍猝至彼必駭擾不知所爲擒
之必矣魏主曰善吾意亦以爲然於是大集公卿議
於西堂弘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曰牧犍西垂下
國雖心不純臣然繼父位以來職貢不乏朝廷待以
藩臣妻以公主今其罪惡未彰宜加恕宥國家新征

蠕蠕士馬疲弊未可大舉且聞其土地鹵瘠難得水
草大軍既至彼必嬰城固守攻之不拔野無所掠此
危道也初崔浩惡尚書李順順使涼州凡十二返魏
主以爲能涼武宣王數與順遊宴對其群下時爲驕
慢之語恐順泄之隨以金寶納於順懷順亦爲之隱
浩知之密以白魏主魏主未之信及議伐涼州順與
尚書古弼皆曰自溫圍水以西至姑臧地皆枯石絕
無水草彼人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至
丈餘春夏消釋下流成川居民引以溉灌彼聞軍至
決此渠口水必乏絕環城百里之內地不生草人馬

饑渴難以久留斤等之議是也魏主乃命浩與斤等
相詰難衆無復他言但云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
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又漢
人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建郡縣也且雪之消
釋僅能斂塵何得通渠溉灌乎此言大爲欺誣矣李
順曰耳聞不如目見吾嘗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受
人金錢欲爲之遊說謂我目不見便可欺邪帝隱聽
聞之乃出見斤等辭色嚴厲群臣不敢復言唯唯而
已群臣既出振威將軍代人伊戾言於帝曰涼州若
果無水草彼何以爲國衆議皆不可用宜從浩言帝

善之夏五月丁丑魏主治兵於西郊六月甲辰發平城使侍中宜都王穆壽輔太子晃監國決留臺事內外聽焉又使大將軍長樂王嵇敬輔國大將軍建寧王崇將二萬人屯漠南以備柔然命公卿爲書以讓河西王牧犍數其十二罪且曰若親帥群臣委贄遠迎謁拜馬首上策也六軍旣臨面縛輿櫬其次也若守迷窮城不時悛悟身死族滅爲世大戮宜思厥中自求多福 巳酉改封隴西王吐谷渾慕利延爲河南王 魏主自雲中濟河秋七月巳巳至上郡屬國城壬午留輜重部分諸軍使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

尚書令劉絜與常山王素爲前鋒兩道竝進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太宰陽平王杜超爲後繼以平西將軍源賀爲鄉導魏主問賀以取涼州方略對曰姑臧城旁有四部鮮卑皆臣祖父舊民臣願處軍前宣國威信示以禍福必相帥歸命外援旣服然後取其孤城如反掌耳魏主曰善八月甲午永昌王健獲河西畜產二十餘萬河西王牧犍聞有魏師驚曰何爲乃爾用左丞姚定國計不肯出迎求救於柔然遣其弟征南大將軍董來將兵萬餘人出戰于城南望風奔潰劉絜用卜者言以爲日辰不利斂兵不追董來遂

通鑑卷一百三十三
得入城魏主由是怒之內申魏主至姑臧遣使諭牧
犍令出降牧犍聞柔然欲入魏邊爲寇冀幸魏主東
還遂嬰城固守其兄子祖踰城出降魏主具知其情
乃分軍圍之源賀引兵招慰諸部下三萬餘落故魏
主得專攻姑臧無復外慮魏主見姑臧城外水草豐
饒由是恨李順謂崔浩曰卿之昔言今果驗矣對曰
臣之言不敢不實類皆如此魏主之將伐涼州也太
子晃亦以爲疑至是魏主賜太子詔曰姑臧城東西門
外涌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漠中其
間乃無燥地故有此救以釋汝疑 庚子立皇子鑠

爲南平王 九月丙戌河西王牧犍兄子萬年率所
領降魏姑臧城潰牧犍帥其文武五千人面縛請降
魏主釋其縛而禮之收其城內戶口二十餘萬倉庫
珍寶不可勝計使張掖王禿髮保周龍驤將軍穆罷
安遠將軍源賀分徇諸郡雜胡降者又數十萬初牧
犍以其弟無諱爲沙州刺史都督建康以西諸軍事
領酒泉太守宜得爲秦州刺史都督丹嶺以西諸軍
事領張掖太守安周爲樂都太守從弟唐兒爲敦煌
太守及姑臧破魏主遣鎮南將軍代人奚眷擊張掖
鎮北將軍封沓擊樂都宜得燒倉庫西奔酒泉安周

南奔吐谷渾封沓掠數千戶而還奚眷進攻酒泉無
諱宜得收遺民奔晉昌遂就唐兒於敦煌魏主使弋
陽公元絜守酒泉及武威張掖皆置將守之魏主置
酒姑臧謂群臣曰崔公智畧有餘吾不復以爲奇伊
馘弓馬之士而所見乃與崔公同此深可奇也馘善
射能曳牛却行走及奔馬而性忠謹故魏主特愛之
魏主之西伐也穆壽送至河上魏主敕之曰吳提與
牧犍相結素深聞朕討牧犍吳提必犯塞朕故留壯
兵肥馬使卿輔佐太子收田旣畢即發兵詣漠南分
伏要害以待虜至引使深入然後擊之無不克矣涼

州路遠朕不得救卿勿謂也朕言壽頓首受命壽雅信
中書博士公孫質以爲謀主壽質皆信卜筮以爲柔
然必不來不爲之備質執之弟也柔然敕連可汗聞
魏主向姑臧乘虛入寇留其兄乞列歸與嵇敬建寧
王崇相拒於北鎮自帥精騎深入至善無七介山平
城大駭民爭走中城穆壽不知所爲欲塞西郭門請
太子避保南山竇太后不聽而止遣司空長孫道生
征北大將軍張黎拒之於吐頽山會嵇敬建寧王崇
擊破乞列歸於陰山之北擒之并其伯父他吾無鹿
胡及將帥五百人斬首萬餘級敕連聞之遁去追至

通鑑卷一百三十三
三
漠南而還冬十月辛酉魏主東還留樂平王丕及征
西將軍賀多羅鎮涼州徙沮渠牧犍宗族及吏民三
萬戶于平城 癸亥禿髮保周帥諸部鮮卑據張掖
叛魏 十二月乙亥太子劭加元服大赦劭美鬚眉
好讀書便弓馬喜延賓客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
置兵與羽林等 壬午魏主至平城以柔然入寇無
大失亡故穆壽等得不誅魏主猶以妹壻待沮渠牧
犍拜征西大將軍河西王如故牧犍母卒葬以太妃
之禮爲武宣王置守冢二十家涼州自張氏以來號爲
多士沮渠牧犍尤喜文學以敦煌關駟爲姑臧太守

張湛爲兵部尚書劉昶索敞陰興爲國師助教金城
宗欽爲世子洗馬趙柔爲金部郎廣平程駿駿從弟
弘爲世子侍講魏主克涼州皆禮而用之以關駟劉
昶爲樂平王不從事中郎安定胡叟少有俊才往從
牧犍牧犍不甚重之叟謂程弘曰主居僻陋之國
而淫名僭禮以小事大而心不純壹外慕仁義而實
無道德其亡可翹足待也吾將擇木先集于魏與子
暫違非久闊也遂適魏歲餘而牧犍敗魏主以叟爲
先識拜虎威將軍賜爵始復男河內常爽世寓涼州
不受禮命魏主以爲宣威將軍河西右相宋繇從魏

主至平城而卒魏主以索敞爲中書博士時魏朝方尚武功貴遊子弟不以講學爲意敞爲博士十餘年勤於誘導肅而有禮貴遊皆嚴憚之多所成立前後顯達至尚書牧守者數十人常爽置館於溫水之右教授七百餘人爽立賞罰之科弟子事之如嚴君由是魏之儒風始振高允每稱爽訓厲有方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陳留江強寓居涼州獻經史諸子千餘卷及書灋亦拜中書博士魏主命崔浩監祕書事綜理史職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典著作浩啓稱陰仲達段承根涼上美

才請同脩國史皆除著作郎仲達武威人承根暉之子也浩集諸曆家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食五星行度一并譏前史之失別爲魏曆以示高允允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此乃曆術之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之譏今猶今之譏古也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太白辰星當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也浩曰天文欲爲變者何所不可邪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坐者咸怪允之言唯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精

於曆數當不虛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
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
非十月也衆乃歎服允雖明曆初不推步及爲人論
說唯游雅知之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
之甚難既已知之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
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魏主問允爲政何先時魏多
封禁良田允曰臣少賤唯知農事若國家廣田積穀
公私有備則饑饉不足憂矣帝乃命悉除田禁以賦
百姓吐谷渾王慕利延聞魏克涼州大懼帥衆西
遁踰沙漠魏主以其兄慕瓚有擒赫連定之功遣使

撫諭之慕利延乃還故地 氏王楊難當將兵數萬
寇魏上邽秦州人多應之東平呂羅漢說鎮將拓跋
意頭曰難當衆盛今不出戰示之以弱衆情離沮不
可守也意頭遣羅漢將精騎千餘出衝難當陳所向
披靡殺其左右騎八人難當大驚會魏主以璽書責
讓難當難當引還仇池 南豐太妃司馬氏卒故營
陽王之后也 趙廣張尋等復謀反伏誅

十七年春正月己酉沮渠無諱寇魏酒泉元絜輕之
出城與語壬子無諱執絜以圍酒泉 二月魏假通
直常侍邢穎來聘 三月沮渠無諱拔酒泉 夏四

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庚辰沮渠無諱寇魏張掖禿髮保周屯刪丹丙戌魏主遣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督諸將討之 司徒義康專總朝權上羸疾積年心勞輒發屢至危殆義康盡心營奉藥石非口所親嘗不進或連夕不寐內外衆事皆專決施行性好吏職糾剔文案莫不精盡上由是多委以事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竝令義康選用生殺大事或以錄命斷之勢傾遠近朝野輻湊每旦府門常有車數百乘義康傾身引接未嘗懈倦復能強記耳目所經終身不忘好於稠人廣席標題所憶以示聰明士之幹練者多被意遇嘗謂劉湛曰王敬弘王球之屬竟何所堪坐取富貴復那可解然素無學術不識大體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已府府僚無施及忤旨者乃斥爲臺官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率心而行曾無猜防私置僮六千餘人不以言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噉甘歎其形味竝劣義康曰今年甘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領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有隙湛欲倚義康之重以傾之義康權勢已盛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上浸不能平湛初入朝上恩禮甚厚

湛善論治道諳前代故事敘致銓理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即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爲常及晚節驅煽義康上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嘗謂所親曰劉班初自西還宮與語常視日早晚慮其將去比入吾亦視日早晚苦其不去殷景仁密言於上曰相王權重非社稷計宜少加裁抑上陰然之司徒左長史劉斌湛之宗也大將軍從事中郎王履謐之孫也及主簿劉敬文祭酒魯郡孔胤秀皆以傾諂有寵於義康見上多疾皆謂宮車一日晏駕宜立長君上嘗疾篤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景仁竝不荅而胤秀等輒就尚書議曹索晉咸康末立康帝舊事義康不知也及上疾瘳微聞之而斌等密謀欲使大業終歸義康遂邀結朋黨伺察禁省有不與已同者必百方構陷之又採拾景仁短長或虛造異同以告湛自是主相之勢分矣義康欲以劉斌爲丹楊尹言次啓上陳其家貧言未卒上曰以爲吳郡後會稽太守羊玄保求還義康又欲以斌代之啓上曰羊玄保欲還不審以誰爲會稽上時未有所擬倉猝曰我已用王鴻自去年秋上不復往東府五

月癸巳劉湛遭母憂去職湛自知罪豐已彰無復全地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日正賴口舌爭之故得推遷耳今既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 乙巳沮渠無諱復圍張掖不克退保臨松魏主不復加討但以詔諭之 六月丁丑魏皇孫濬生太赦改元太平真君取寇謙之神書云輔佐北方太平真君故也

太子劭詣京口拜京陵司徒義康竟陵王誕等竝從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自江都會之 秋七月己

丑魏永昌王健擊破秃髮保周于番禾保周走遣安南將軍尉眷追之 丙申魏太后竇氏殂 壬子皇

后袁氏殂

癸丑秃髮保周窮迫自殺八月甲申沮

渠無諱使其中尉梁偉詣魏永昌王健請降歸酒泉郡及所虜將士元絜等魏主使尉眷留鎮涼州 九

月壬子葬元皇后

上以司徒彭城王義康嫌隙已

著將成禍亂冬十月戊申收劉湛付廷尉下詔暴其罪惡就獄誅之并誅其子黯亮儼及其黨劉斌劉敬文孔胤秀等八人徙尚書庫部郎何默子等五人於廣州因大赦是日赦義康入宿留止中書省其夕分收湛等青州刺史杜驥勒兵殿內以備非常遣人宣旨告義康以湛等罪狀義康上表遜位詔以義康爲

江州刺史侍中大將軍如故出鎮豫章初殷景仁卧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咨之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左右皆不曉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景仁景仁猶稱脚疾以小牀輿就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初檀道濟薦吳興沈慶之忠謹曉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劉湛爲領軍嘗謂之曰卿在省歲久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收湛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縛袴而入上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

主不容緩服上遣慶之收劉斌殺之驍騎將軍徐湛之達之之子也與義康尤親厚上深銜之義康敗湛之被收罪當死其母會稽公主於兄弟爲長嫡素爲上所禮家事大小必咨而後行高祖微時常自於新洲伐荻有納布衫襖臧皇后手所作也旣貴以付公主曰後世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至是公主入宮見上號哭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納衣擲地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爲汝父所作今日得一飽餐遽欲殺我兒邪上乃赦之 吏部尚書王球履之叔父也以簡淡有美名爲上所重履性進利深結

義康及湛球屢戒之不從誅湛之夕履徒跣告球球命左右爲取履先溫酒與之謂曰常日語汝云何履怖懼不得荅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上以球故履得免死廢於家義康方用事人爭求親暱唯司徒主簿江湛早能自踈求出爲武陵內史檀道濟嘗爲其子求婚於湛湛固辭道濟因義康以請之湛拒之愈堅故不染於二公之難上聞而嘉之湛夷之子也彭城王義康停省十餘日見上奉辭便下渚上唯對之慟哭餘無所言上遣沙門慧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慧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初吳興太守謝

述裕之弟也累佐義康數有規益早卒義康將南歎曰昔謝述唯勸吾退劉班唯勸吾進今班存而述死其敗也宜哉上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以征虜司馬蕭斌爲義康諮議參軍領豫章太守事無大小皆以委之斌慕之之子也使龍驤將軍蕭承之將兵防守義康左右愛念者竝聽隨從資奉優厚信賜相係朝廷大事皆報示之久之上就會稽公主宴集甚懽主起再拜叩頭悲不自勝上不曉其意自起扶之主曰車子歲暮必不爲陛下所容今特請其命因慟哭上亦流涕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是

負初寧陵即封所飲酒賜義康并書曰會稽姊飲宴

憶弟所餘酒今封送故終主之身義康得無恙臣光曰文

帝之於義康友愛之情其始非不隆也終於失兄弟之歡虧君臣之義迹其亂階正由劉湛權利之心無

有厭已詩云貪人敗類其是之謂乎徵南兖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為司

徒錄尚書事戊寅以臨川王義慶為南兖州刺史殷

景仁為揚州刺史僕射吏部尚書如故義恭懲彭城

之敗雖為總錄奉行文書而已上乃安之上年給相

府錢二千萬他物稱此而義恭性奢用常不足上又

別給錢年至千萬十一月丁亥魏主如山北殷

景仁既拜揚州羸疾遂篤上為之敕西州道上不得

有車聲癸丑卒十二月癸亥以光祿大夫王球為僕

射戊辰以始興王濬為揚州刺史時濬尚幼州事悉

委後軍長史范曄主簿沈璞曄泰之子璞林子之子

也曄尋遷左衛將軍以吏部郎沈演之為右衛將軍

對掌禁旅又以庾炳之為吏部郎俱參機密演之勁

之曾孫也曄有雋才而薄情淺行數犯名教為士流

所鄙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常怏怏不得志吏部尚

書何尚之言於帝曰范曄志趨異常請出為廣州刺

史若在內疊成不得不加鈇鉞鈇鉞亟行非國家之

才朕信受讒言但共知其如此無能爲害也 是歲魏寧南將軍王慧龍卒呂玄伯留守其墓終身不去魏主欲以伊馘爲尚書封郡公馘辭曰尚書務殷公爵至重非臣年少愚近所宜膺受帝問其所欲對曰中祕二省多諸文士若恩矜不已請參其次帝善之以爲中護軍將軍祕書監 大秦王楊難當復稱武都王

十八年春正月癸卯魏以沮渠無諱爲征西大將軍涼州牧酒泉王 彭城王義康至豫章辭刺史甲辰以義康都督江交廣三州諸軍事前龍驤參軍巴東

扶令育詣闕上表稱昔素盞諫漢文帝曰淮南王若道路遇霜露死陛下有殺弟之名文帝不用追悔無及彭城王義康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弟若有迷謬之愆正可數之以善惡導之以義方柰何信疑似之嫌一旦黜削遠送南垂草萊黔首皆爲陛下痛之廬陵往事足爲龜鑑恐義康年窮命盡奄忽于南臣雖微賤竊爲陛下羞之陛下徒知惡枝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伏願亟召義康返于京甸兄弟協和君臣輯睦則四海之望塞多言之路絕矣何必司徒公揚州牧然後可以置彭城王哉若臣所言於國爲非請

伏重誅以謝陛下表奏即收付建康獄賜死 裴子
野論曰夫在上為善若雲行雨施萬物受其賜及其
惡也若天裂地震萬物所驚駭其誰弗知其誰弗見
豈戮一人之身鉗一夫之口所能攘逃所能弭滅哉
是皆不勝其忿怒而有增於疾疹也以太祖之含弘
尚掩耳於彭城之戮自斯以後誰易由言有宋累葉
罕聞直諒豈骨鯁之氣俗愧前古抑時王刑政使之
然乎張約隕於權臣扶育斃於哲后宋之鼎鑊吁可
畏哉 魏新興王俊荒淫不灋三月庚戌降爵為公
俊母先得罪死俊積怨望有逆謀事覺賜死 辛亥

魏賜郁久間乞列歸爵為朔方王沮渠萬年為張掖
王 夏四月沮渠唐兒叛沮渠無諱無諱留從弟天
周守酒泉與弟宜得引兵擊唐兒唐兒敗死魏以無
諱終為邊患庚辰遣鎮南將軍奚眷擊酒泉 秋八
月辛亥魏遣散騎侍郎張偉來聘 九月戊戌魏永
昌王健卒 冬十一月戊子王球卒己亥以丹楊尹
孟顛為尚書僕射 酒泉城中食盡萬餘口皆餓死
沮渠天周殺妻以食戰士庚子魏奚眷拔酒泉獲天
周送平城殺之沮渠無諱乏食且畏魏兵之盛乃謀
西度流沙遣其弟安周西擊鄯善鄯善王欲降會魏

通鑑卷一百二十三
使者至勸令拒守安周不能克退保東城 氏王楊
難當傾國入寇謀據蜀土遣其建忠將軍苻冲出東
洛以禦梁州兵梁秦二州刺史劉真道擊冲斬之真
道懷敬之子也難當攻拔葭萌獲晉壽太守申坦遂
圍涪城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道錫嬰城固守難當
攻之十餘日不克乃還道錫道產之弟也十二月癸
亥詔龍驤將軍裴方明等帥甲士三千人又發荆雍
二州兵以討難當皆受劉真道節度 晉寧太守爨
松子反寧州刺史徐循討平之 天門蠻田向求等
反破波中荊州刺史衡陽王義季遣行參軍曹孫念
討破之 魏寇謙之言於魏主曰今陛下以真君御
世建靜輪天宮之灋開古以來未之有也應登受符
書以彰聖德帝從之

--	--	--	--	--	--	--	--	--	--	--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or seal in the center of the page.

